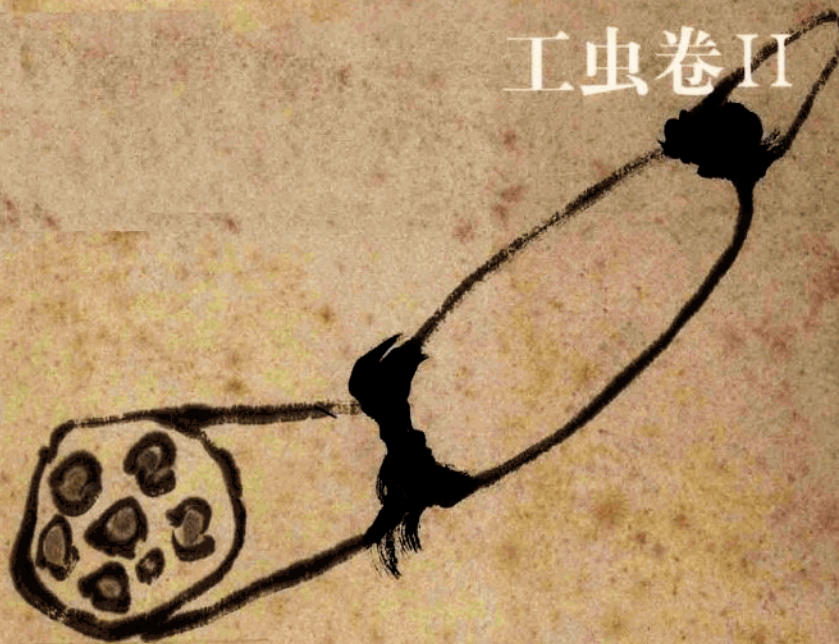


北京画院秘藏齐白石精品集

工虫卷II



北京画院秘藏齐白石精品集

工虫卷

II



目 录

草间偷活			
——齐白石的工虫画 / 陈履生	4		
图版			
蝉图	11	红虫图	36
大蛾与小蛾图	12	红虫图局部	37
土狗图	13	蟋蟀图	38
螳螂图	14	草虫图	39
红头苍蝇图	15	双蝶图	40
蟋蟀图	16	双蝶图局部	41
苍蝇图	17	蜜蜂图	42
草虫图	18	蜜蜂图局部	43
草虫图局部	19	草虫图	44
双蛾图	20	草虫图局部	45
蝉图	21	蛾图	46
蚂蚱图	22	蝉图	47
双蜂图	23	双蜂图	48
飞蝶图	24	双蜂图局部	49
飞蝶图局部	25	草虫图	50
双虫图	26	蛾图	51
双虫图局部	27	黄蜂图	52
双蜂图	28	螳螂图	53
螳螂图	29	蛾图	54
蝉图	30	蝼蛄图	55
红蜻蜓图	31	蜻蜓图	56
蛾图	32	蝉图	57
蛾图局部	33	蜂(局部)	58
蝗虫图	34	蜂王(局部)	59
黄蜂图	35	双蜂(局部)	60
		蛾(局部)	61
		双蛾(局部)	62

草间偷活

——齐白石的工虫画

陈履生

北京画院所藏齐白石62岁时画的十开《草虫图册》，是齐氏草虫作品的代表作。是册写10种草虫，工细兼备，自题：“此册之虫，为虫写工致照者故工，存写意本者故写意也。”另纸又题：“客有求画工致虫者众，余目昏隔雾，从今封笔矣。”由于生理的原因，受到视力的限制，老年人“目昏隔雾”已无力去画工细的草虫。但是我们又确实看到了有明确纪年的白石老人70岁以后的工虫作品，过去对这一现象无法理解，以为是白石老人超常的生命力和特异功能。然而北京画院藏品中的齐白石未完成稿，却解开了这一疑团。为了防止老年时不能作工细草虫，齐白石在60岁之后陆续画了一批工虫待以后补景。这些未完成稿多数为纸本，少数为绢本。由此可见老人的深谋远虑，也是一般画家难以企及的。

在中国绘画史上，凡擅长花卉的画家无不工草虫，因为草虫能给春花秋卉以生意。然画史中的草虫只不过是蜂蝶之属，广及蜻蜓、蝉而已。齐白石则扩展了草虫的范围，广及蝗虫、蟑螂、臭虫、苍蝇等为人们所厌恶的品种，可以说是无所不画。现在很难统计出齐白石一生画过多少种草虫，但我们从北京画院藏品中看到了许多前人没有画过的草虫，它们有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中游的，有有益的，也有为害的。

如果仅仅说无所不画，那可能只局限在“能品”的范围。对于现在具有科学造型基础的画家来说，见什么画什么并不难，画什么像什么也不难。难在栩栩如生，难在形神俱备，难在趣味盎然。因此，齐白石的草虫可入“神品”之列。

就齐白石的出身而论，他的朴素和善良，决定了他能够用艺术的方式倾注对生灵的爱。在他的眼内，具有生灵的草虫没有是非、丑恶，有的是生活的情趣。在他的心中，自然性的丑与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笔下能否把自然性变为艺术性，把丑的恶的变为美的善的。他画《独酌》，两只工细的蟋蟀边上，一个水墨意笔的酒杯，一只煮熟的朱红色的螃蟹，这里食物和草虫的配合，虽然是齐白石的生活写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生活的质量，但是从艺术的角度看却没有生活质量的问题，而生活中的情趣则跃然纸上。齐白石创造了一种超于现实的生活，他把那些丑的、恶的，通常认为是不入画的东西搬上了画面，营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草虫世界。这是一个生态平衡的世界——没有憎恨，也没有残杀。

在130张未完成稿中，齐白石画得最多的蜻蜓、蝗虫、蝉、螳螂，显然这种题材上的偏重，与他的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这是农家最常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关系，在摄影术欠发达的时代，又无画谱的参考，要想画出结构严谨、姿态生动的草虫，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因为有了与生活的关系，齐白石才画了那么多一般画家没有画、而一般人也难以指认的那么多品种的草虫。显然，这是艺术和生活关系的最好的论证。

虽然这些未完成稿只是表现了整幅画创作的一个过程，按照齐白石的本意，还需要添景。但是因为形象的生动、刻画的完美，那些还没有添景的空白部分可以引发人们的多种想象。基于传统审美方式的作用，空白之无和有的辩证关系决定了这里有着丰富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想象这些草

虫周围是一个丰富的世界。这些未完成稿所表现出来的意趣和审美的意义，已使之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完全可以把它们作为一件完整的作品来对待。实际上齐白石在画这些草虫时已经有了最初的构想，从具体的位置到草虫的姿态，无不凝聚了老人的匠心。

从整体上看，齐白石的草虫，有工、写之分。通常工细者，先画草虫后补景；写意者，先画景后补草虫。不管是工是写，齐白石都非常注重草虫的体态结构，反映了他极为细致的观察和表现能力。他画的草虫得其翻飞鸣跃之相，翻者摺翅能见动作，飞者振羽如临风声，鸣者切股能闻音响，跃者挺身可视趯状。这种千姿百态的变化，反映了老人深厚的造型基础。

齐白石画草虫，有着较好的整体效果，又有着细致入微的细部刻画。草虫一般体态较小，而一些具体的结构就更小。能画出虫爪的结构已是不易，但他不仅画出基本的结构，还画出虫爪上的毛，真可谓细致入微，令人叹为观止，表现了极强的绘画功力。藏品中有两幅苍蝇，可能是草虫中体态最小的，但画中蝇腿的关节转承处无不符合生长的结构，而其他身体结构，也毫无挑剔之处。因此结构的严谨与否可以作为鉴定齐白石草虫真伪的一个重要标准。画得精细是齐白石草虫的一大优点，但常人画得细，容易腻和板，甚至细得如标本而无生气，齐白石所画则于精细中求生意，严谨处富变化。如画蜻蜓翅膀中的网纹，一笔中有浓淡变化，更增加了翅膀的动感。画水中草虫的长足，线条挺拔又有关节的结构。这一切都是笔

笔写出，积淀了他数十年的绘画功夫和学养。齐白石的画在注重草虫结构的同时，还注重质感的表现，画蜻蜓和蝉的翅膀极透明之能事，而画飞蛾通体蓬松的绒毛感觉一碰即落，这种绘画语言的运用可以说是一般画家难以做到的。

草虫的布景如点睛，是这一题材绘画的有机组成部分。齐白石善于运用工与写的对比手法，创造了一种艺术化的生态氛围。在他的草虫作品中，工致草虫的布景都比较简单，但必定是以写意的手法，画蟋蟀添一罐或几株小草，画水虫写几丝水纹，画蜻蜓图一根莲蓬。如此的简洁是为了烘托主体的形象，而写意的笔法也是为了主次形象的对比，工者更工，写者更写。在另一类幅面较大的以花卉为主的作品中，工虫往往是画面的点缀，起画龙点睛的作用，一般是以意笔写出，或工写结合。齐白石的草虫在题材和画法上，独具一格，开时代新篇。他更正了唐代以来“评画以禽鸟为下，而蜂蝶蝉虫又次之”（宋·董道《广川画跋》）的评画标准，提升了草虫画的品格。



图 版





蝉图

21.8cm × 31.8cm



大蛾与小蛾图
34cm × 28.5cm



土狗图

34cm × 28cm



蜻蜓图

34cm × 28cm



红头苍蝇图

33.5cm × 26.8cm



蟋蟀图

22cm × 23.3cm